

自己的故事

张  
旻  
著

# 自己的故事

作家出版社

自己的故事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己的故事/张旻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8  
(新状态小说文库)

ISBN 7-5063-0985-8

I. 自… I. 张… 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344 号

## 自己的故事

---

作者: 张 旻

责任编辑: 白 冰

装帧设计: 王 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10 千

印张: 14.5

插页: 2

版次: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85-8/I·976

定价: 18.8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游走的一代

——序“新状态小说文库”

王 干

江山代有新人出。

文坛亦如此。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曾经是英才辈出的年代，九十年代的文坛似乎比较沉寂，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九十年代的文学在沉寂中走向成熟，九十年代的文学新人正以新的姿态告别八十年代，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这种新状态的出现与“游走的一代”密切相关。

所谓“游走的一代”，是借鉴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说法。但“游走的一代”不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把韩东、朱文、鲁羊、张炯、张梅等人称为“游走的一代”，主要还是为了与八十年代那批作家相区别。八十年代的作家主要由这样两大群落组成，一是“反思的一代”，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年作家的那么一批人，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代人的中坚大多是平反的右派）和特殊的文学准备，他们以反思为己任，他们反思政治，反

思历史，反思人性，反思文化，一些作家对文学自身也提出反思，像王蒙的一些实验性很强的小说便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另一类作家则可称为“寻找的一代”，这些作家大多做过知青和红卫兵，由于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在“文革”中受到捉弄，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必须通过“寻找”来取得平衡，因而他们寻找理想，寻找价值，寻找青春，寻找形式，像张承志对“红卫兵”生涯的追忆、对哲合忍耶的肯定，韩少功对“寻根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以及一些被称为先锋派作品对小说形式的痴迷，都希望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八十年代末，文学的反思和文学的寻找都随着经济浪潮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淡化陷入困顿或被迫自我消解，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新时期”的终结。

“游走的一代”并不是以叛逆者的身份出现在文坛，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辞掉工作，是一些无拘无束的自由作家，可他们无意去侵犯别人的生活领地和精神领地，也不通过“打倒”或“宣言”的方式来宣判其他作家的死刑，他们乐意与所有的写作者和睦相处，这与八十年代先锋派所显示的破坏性和挑战性相比有了一个深刻的变化。“游走的一代”在创作上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以心灵的方位作为小说的方位，放逐某种具体不变的价值规范，包括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人文主义理想。他们小说的个人性和精神性在自由流动中实现，因而他们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游走者的形象，像韩东的《西安故事》、鲁羊的《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朱文的《食指》都不约而同地描写了一群丧失家园的精神流浪汉的“流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通过对价值的游走和放逐来完成小说的叙述，消解不只是对人为价值体系的一种意义行为，也是小说的叙述行为。在《三人行》中，三

位城市的漫游者并没有强烈的焦灼感和失落感，他们毫无目的地行走，并不是去寻找什么，而是企图在现实中能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结果证明他们只能在游走中证明自己。《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则是知识分子从守望转向游走的一种过渡性文本，主人公想回到故乡家园去栖息自己的灵魂，可记忆中的家园只能存活在记忆中，无枝可栖的诗人们已无灵可守，他们只有在路上游走。《食指》的诗人之死与《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的家园之废一样都暗示着文化守灵人游走的必然。

▲纪实与自传的混合，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被人物的状态（以及作家的写作状态）的持续呈现取代。这也是“新状态”写作的一个重要策略。这在“游走的一代”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的小说有些篇章可作纪实类的文字看，作家和人物间的互文性关系异常突出，作家经历和人物命运的互相指涉成为小说阅读的隐形编码。这种自传方式和纪实笔法让叙述本身成为事件，成为小说连续向前推动的动力，如果有故事的设置和情节的安排也并不是为了一个寓言的空间所进行的建构，而是听从作家状态特别是叙述状态的自由支配。张炯的小说几乎全以校园为背景，这与他个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极为统一，他的那些关于青春、友谊、情爱故事的纪实般的写作，都是他精神漫游、人生漫游的产物。朱文的《食指》里除了主人公吴新宇是虚构的以外，其他的人物像韩东、丁当、刘立杆、于坚、吕德安等都是真实生活里的诗人，至于那本《他们》也是一本确实存在的文学刊物。张梅的《纪录》则模拟了新闻实录的手法，叙述了一次对自梳女这种特异文化现象的“追踪”，把生活的状态和精神的状态复合在一起进行书写。

▲放弃象征化的寓言模式，以个体的精神凹度取代主题的

高度和理念的深度。这是新状态对“后现代”文学模式最有力的突破。“后现代”主张铲除深度象征模式，从而以平面化的语言游戏消解之，但由于忽略了人的存在、精神的存在，并不能彻底解决人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在游戏的狂欢之后弄不好反而会加剧这种危机。新状态的游走者则从游戏转向游离，他们要在游走的过程中表现个体的精神凹度。这种精神的凹度与我们经常使用的精神深度有明显的区别，深度来自于挖掘，这种挖掘是非自然的“采伐”，因而必然会损害状态的完整和心灵的真实，而凹度则是自然形成的，未经理念的加工和磨洗。凹度是游走者在游走过程中与种种价值碰撞相遇形成的精神印痕，它是个体生命在当代生活转型时期的独特标志。它不是简单的“解构”和“拯救”，而是人的自由状态在面临商业、政治、历史、文化多重压抑之下的一种抗争和解放。有人把这种自由状态统统归之为“欲望”，是对游走者小说的平面化处理，事实上在游走者的小说中虽然感性的触角敏锐异常，欲望的表现并不遮掩，但最终这些感性的欲望也消解在精神的凹度之谷。

▲放弃“代言人”的社会角色，回归知识分子自身的叙事状态。长期以来作家总是以“代言人”的身份为各种各样的集团和观念呼吁、呐喊、演绎、阐释，很少去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因而在当代文学的广阔背景之中，知识分子叙事人的形象闪闪忽忽暧昧不清。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知识分子从话语中心走向边缘，作家肩负的一些社会使命被大众传媒卸走，重新确定自己的叙事方位，便成为新状态文学的写作前提。“后现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德曾说过：知识分子死了。新状态文学就是要寻找知识分子在文学中再生的可能，这种再生不是去重温旧日的光荣与梦想，也不是怨天尤人地声讨大众传媒市

场经济，而是以新的叙事姿态出现，区别于“代言人”的身份。游走者的小说在知识分子叙事意识上要比“反思”和“寻找”的两代人都要强烈，由于他们的小说常常以诗人、作家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叙事者和作者的界限消失了，叙述状态可能就是生存状态，人物的状态亦或就是作家的状态。这种小说可能会被人误解为是“小众文学”，但不是过去曾经有过的精英文学，它在逃避大众的同时更加警惕精英文学。相对于原有的大众文学，知识分子叙事无疑是少数话语，可社会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数的迅速增加，特别是近几年来“白领”的崛起，知识分子已不是“小众”，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落。固然，游走者小说的非主流形态，决定了他们不可改变的边缘地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价值，更不会影响读者对他们的热情。

我们注视着他们的命运。

一九九五年十月

## 目 录

|             |     |
|-------------|-----|
| 自己的故事.....  | 1   |
| 校园情结 .....  | 65  |
| 情 幻.....    | 106 |
| 作 态.....    | 162 |
| 人体模型之谜..... | 176 |
| 闷热的青春.....  | 217 |
| 抚 摸.....    | 248 |
| 旧梦留痕.....   | 288 |
| 活动活动.....   | 308 |
| 单 红.....    | 338 |
| 一摊血.....    | 347 |
| 永远的怀念.....  | 359 |
| 寻常日子.....   | 382 |
| 不要太感动.....  | 410 |

### 附 录:

|                 |     |     |
|-----------------|-----|-----|
| 怜悯·淡泊·田野和风..... | 李 劫 | 450 |
|-----------------|-----|-----|



## 自己的故事

### 1

在妻子小鹿和我摊牌前，我已预感到这一天即将到来。那日下午我从单位回到家，小鹿一反常态躺在卧室里蒙头睡觉。通常小鹿下班比我早，这会儿应该在厨房做晚饭。女儿尚未回家，关闭的窗户上挂着窗帘，家里显得幽暗寂静。我一见这一情形人就怔住了，有些心悸，仿佛被一个熟悉的梦魇笼住了。我没有想到小鹿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不能自己地面红心跳起来，虽然无言，却已置身于小鹿的姿势所显示的话语和事态里。我在床头站住。小鹿没有动弹，被子一直蒙在头上，好像她不知道我的到来。我终于过去在床沿上坐下，一只手轻轻放在她隆起的肩膀上摇了摇，关切地问道：

“小鹿，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我的声音显得有些走调和虚弱。

小鹿没有回答我，猛地把肩膀耸了耸，抖落了我的手。我默然坐了一会儿，面对她，又将手轻轻放了上去。她的肩头更

猛烈地耸动起来，身体也往床里挪去。我提高了一点儿声音又问：

“小鹿，你怎么了？为什么发脾气？”

小鹿还是不回答我。

我感觉到自己有些恼火，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你这样莫名其妙地我怎么吃得消？”

我话音未落，小鹿忽然掀开被子坐了起来，两眼圆睁瞪着我。小鹿苍白的脸上泪痕未干，眼睛有些红肿，头发乱糟糟地披覆下来，一些发丝粘在颊上。她说：

“你今天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是莫名其妙，你吃不消我。你到你感觉好的地方去。”

我望着她，愣了一会儿，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想去碰她。通常小鹿情绪恶劣时，我习惯于这样。但这天小鹿对我的触摸反应剧烈，她把我的手甩开了。

我问：“小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还是不说？”

小鹿道：“你别来问我，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说：“我不明白。”

小鹿脸上泪痕未干，新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

“你走开，不要来问我，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站了起来，对着小鹿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房间。

我去灶间做晚饭。无论何时，我都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心的人。我内心烦躁，惶惑不安，但我还是勉强自己把晚饭做了。在小学读二年级的女儿回来后，我让她去喊妈妈起来吃晚饭。女儿问我，妈妈怎么了？我说，妈妈身体不太舒服。女儿回答，妈妈在哭，她不吃晚饭。我说，那我们先吃吧。

吃过晚饭，我收拾了餐桌，让女儿做作业。女儿做完作业

后，我吩咐她去大房间睡觉，自己则歪在小房间的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即昏昏沉沉地在灯光和电视声中睡着了。这通常是我看电视的结局。这天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结局，因为当我被一阵推搡和喝斥惊醒时，我的眼睛被灯光刺得睁不开，耳畔响起了电视节目的嘈杂声。我不必睁开眼睛，知道小鹿站在床边，俯视着我。我困惑地、有些惊诧地向她一笑。我听见她在对我说：

“这么舒服，以为没事了？”

我睁开了眼睛，望着她，问：“你是谁？”

她仍说：“这么舒服，以为没事了？”

我说：“我不知道。我想睡觉。”

小鹿掀开被子。我靠在床背上，被子盖着下体。现在我的下体裸露出来，但小鹿好像没注意。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鹿说：“你想舒舒服服地睡觉，别想。”

我重复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忽然睁开的眼睛正冲着天花板上的莲花吊灯，小鹿的脸庞显得昏昏然，头发似乎被她的十指挠得更乱了，蒙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在发丝后面闪出一片湿润的、暗红的光芒。我不由得又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鹿做了一个手势，答：“我会这样的，你相信吗？”

我这才注意到小鹿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掀被的动作，也注意到了小鹿的手里握着一把一尺来长的不锈钢开齿刀。小鹿此刻已把刀提了起来，搁在我的身体上面。我惊吓地说：

“小鹿，你把刀收起来。”

我顿了一下，把被子盖好，又说：“你怎么和你妹妹一样的！”

小鹿答：“你现在才知道已经太晚了。”

半年前的一个夜晚，小鹿的妹妹在丈夫熟睡时用一把菜刀砍了他，丈夫痛醒后惊慌失措地从三层楼跳了下去，跌在一片树丛里，侥幸捡了一条命。

我说：“我又没有虐待你，你为什么待我这样？”

小鹿答：“你不要花言巧语，你对我怎样，我现在很清楚。”

我问：“你清楚什么？”

小鹿眼睛有些空茫地望着我，不响，好像没有听见；她的嘴角又似隐含讥诮之色，不屑于回答。

我掀开被子，并把衣服都脱去了，平躺在床上。

小鹿说：“你不用这样，装得自己很无辜。”

我问：“那我到底怎样？”

小鹿默然片刻，答：“我真是被你这种样子欺骗了很久，现在你再也不用想欺骗我了。告诉你，有人给我打了电话。”

我问：“什么电话？”

小鹿答：“……”

我躺在床上哭了起来。那一刻，我感到小鹿说话的语调和神态很天真，也很特别，显得情绪有些古怪。我不禁说：

“原来是这种事。夫妻之间搞来搞去都是这种事，没意思。你怎么能被一个匿名电话所控制呢？是不是匿名电话？”

小鹿不答。

我问：“电话是谁打的，你知道吗？我知道是谁打的。其实你心里也是知道的。”

我想小鹿明白我说的是谁。我在这里不必把他的名字以及他和我们俩的关系说出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伸过手去拉住了小鹿的一只手，小鹿摆脱了。我又拉住她的手，让她坐下

来。小鹿的另一只手仍握着那把刀。我说：

“你坐下来，我们好好谈一谈。”

小鹿答：“我不相信你。”

我问：“你相信我背叛你了？那个人是谁呢？他有没有告诉你？”

小鹿答：“不用他告诉我。”

我问：“是不是我们单位的？是谁呢？我们单位的你都认识。”

不管小鹿愿不愿听、相信不相信，我举了几个人的名字。

我说：“是秦昕？苏梅？刘红？还是张晓萍？你认识她们。”

小鹿答：“谁认识她们。”

我说：“你怎么不认识她们？秦昕就是我们单位的一枝花，我和你在街上碰见过她的，她去年去考过时装模特。苏梅我也和你说起过，是从学校调到我们单位的，都说她有性病，你记得吗？你碰见过她没有？”

小鹿答：“谁碰见过她。”

我说：“你肯定碰见过她的，好像有一次在我们单位包场的舞会上，你说她像一座黑塔。她人很高，很黑，膀圆腿粗，特别喜欢穿超短皮裙和黑色的无袖衫，头发梳得像一只鸟窝。你记得吗？我告诉过你，她们办公室的人都很害怕她，她坐过的椅子都不敢坐，连她摸过的东西也不敢摸。刘红她们抱怨说，要是传染上了那种病，回家和老公怎么交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好像还告诉过你，她刚刚调到我们单位那会儿，有一次我们单位包场舞会，那个舞厅里有一排沙发，她几次好像很无意地坐在我们单位一个小伙子腿上。当时大家还不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她有性病。当时大家看她的言行举止只是觉得她有些‘十三点’，甚至还有些怜悯她，因为她对人家说，

她的婆婆不许她晚上出去，她那晚出来，是请了单位一位同事上她家去叫她的，说是请她去给那位同事的妹妹辅导外语。她以前在学校时是教外语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一个人到舞厅去跳舞。她男人经常在外地做生意，听说也有性病，两人曾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但到底也不知道是谁传染给谁的。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告诉过你没有，前几天她已经在我们单位里失踪了。先是她婆婆找到单位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她男人跟苏梅跑了，家里的五千元钱不见了。她在我们单位到处说，她男人也染上了性病，她反正是不要他了，把他让给苏梅，但她要要回那五千元钱。据她说苏梅可能已经怀孕了，这次是躲到外面去打胎。那个女人还说，苏梅是个‘十三点’女人，她男人并不喜欢她，她男人曾对她说，苏梅皮肤比你黑，其他也都不如你。我们单位有人似乎要为苏梅打抱不平，对她的这种说法非常嫌恶。我告诉过你没有？”

小鹿又以那种若隐若现的讥诮、不屑的神情撇嘴一笑，不答。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那个人是苏梅？”

小鹿答：“这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讪讪地一笑，说：“你认为我会这样？”

小鹿问：“你觉得你自己会怎样？”

小鹿的嘴角又显露出讥诮的意味。

我说：“我不至于这样吧。如果你认为我会这样，那肯定还有别人。刘红你认识吗？”

小鹿答：“不认识。”

我说：“今天你都不认识了。你不是对刘红作过评价吗？你

不是说她走路挺胸撅臀，非常性感？你不是说你有一次在浴室里碰见她，没想到她的脸看上去很细腻，身上的皮肤那么粗糙，乳房屁股都大得可怕，但她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在休息室里也不穿衣服，旁若无人地逛来逛去，屁股上的肉都在抖动，好像要掉下来了？”

小鹿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我停了一下，望着她，说：“小鹿，你今天怎么回事？”

小鹿说：“你听哪个女人说的？”

我说：“听你说的呀。”

小鹿重复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是你自己看见的吧。你当心点儿。”

我说：“张晓萍的丈夫还是公安局局长，你不是也说我对她有意思？”

小鹿道：“你脸皮怎么这么厚。”

我拉住小鹿的手，在她手背上捏了一下。我问：

“小鹿，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小鹿神情晦涩地一笑，不响。

我说：“小鹿，你这么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在根本上是个悲观主义者，或者是个虚无主义者？我对女人是很感兴趣，但是这种兴趣不只就是做爱。我好像感到我的兴趣不是这样的。这使我非常困惑，或者说使我沮丧。我感到那种交往就像最虚伪的繁文缛节那样令人不堪忍受。你理解我吗？”

小鹿从床上站起身，说：“我不理解你。”

说着小鹿欲走，手里仍握着那把刀。我拉住她，将刀从她手里拿开。我请她再坐一会儿。我跪着，把她的腿搬上来，并欲替她把衣服脱了。小鹿拉开我的手，问：

“你什么意思？”

我答：“没什么意思。”

小鹿问：“你刚才说的话忘了？”

我说：“小鹿，你还不理解我。”

小鹿说：“我永远也不会理解你的。”

但小鹿并不怎么坚持，随我替她把衣服脱了。她俯首看看自己，问我：

“我比别人怎么样？”

我说：“没有人能和你比的，我看得多了。”

小鹿抬手在我脸上打了一下，人松软下来。小鹿的身体苗条而又丰腴，皮肤洁白，一对圆润娇柔的乳房还很饱满。在她的右腿内侧，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由于它处在大腿的“黄金点”上，显得特别悦目诱人。她说冷，我把被子盖住她的双肩，俯身轻轻地将唇贴在那颗痣上。一缕我所十分熟悉的河水似的阴湿芬芳的体息漫起，我的唇吻住那颗痣，舌尖微微舔它。小鹿裸露的两腿如脂如膏，如两段白藕，她的身体的气味使我迷醉。我低声唤她：

“小鹿。”

她问：“什么事？”

我仍唤：“小鹿。”

她似乎觉得腿痒，口中发出一阵颤声，腿向两侧挪开，臀部也忸怩起来。我吻着那颗痣，吻着她的洁白的肌肤，将她的丰臀捧在手里。我用一种可笑的声音又唤她：

“小鹿。”

小鹿说：“你眼睛睁大些，看看清楚，我的身体是不是比别人差。我老实告诉你，我在浴室里看到的那些女人，没有一个



可以和我比的。我的乳房、肚皮、屁股、大腿都很匀称。那些女人，你不知道，要么没有乳房，要么屁股太肥、太瘪，肚皮凸出来、凹进去，大腿粗得像牛腿、细得像竹竿。有些女人，穿上衣服好像很不错，脱下来实在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老实告诉你，你得到我应该感到非常满足了。”

我说：“我知道的。”

小鹿不再言语。

我感觉到她的一条腿在后面翘起，把被子展开，然后在我的臀部勾了一下。她的脸仍显得很苍白，双目微合，神色恍惚。

“你饿吗？你还没吃晚饭。”我伏在她耳边，听见自己这么问她。

她答：“不饿。”

我说：“等会儿我替你饭菜热一下。”

她说：“我不吃。”

我说：“小鹿，小鹿。”

她问：“你有毛病吗？”

我说：“我是有毛病的。”

我的声音若浮云流水般空幻轻灵。

她把冰凉的手心，贴在我的后背上，抬起两股，苍白的腮边出现了一片红晕。

## 2

翌日上午，我在单位里没有见到刘红。刘红的办公室在我们办公室对门，她若在，总能见到她醒目的身影，听见她的声音；她若不在，也不必过去看一下，就能感觉到。听人闪烁其辞地说，刘红又请假到宁波去了，她的丈夫的军舰停泊在那里。